

青春映画·流年纪

洄空

颜岸◎作品

我们都是迷失的鸟儿 在找寻归途的方向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泪空

颜岸◎作品

我们都是迷失的鸟儿 在找寻归途的方向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泪空 / 颜岸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 5

(青春映画书系)

ISBN 978-7-80747-549-1

I. 泪… II. 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243 号

泪空

LEI KONG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弘晔传媒
执行策划 王成国 时敬国
责任编辑 蒋鸿雁
文字编辑 安 坤
责任校对 许 可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北京中图弘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60mm 1/32
印 张 7 彩插 16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2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生命中不断错过的人和事，以及那些无时无刻
匆忙绽放的爱。愿，一切安好！

目录

CONTENTS

楔子〈泪空〉..... 001

Part.1〈顺着夏迹，缠绕枯萎〉..... 003

还记得那场邂逅，一丝明亮的光线在昏暗中显得善良。
你的皮肤，你的目光，你的笑容。
全部都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你我一同走向长大的远方，偶然发现我们竟是这样相像。
我们都是迷失的鸟儿，在找寻归途的方向。
是的，我愿意。

——叶子

Part.2〈融化在盛夏的阳光里〉..... 085

和我的名字一样，我愿意做安静的一块单晶冰糖。
在一百度水的沸腾下迅速融化，散发出独特的单纯甜味。
等待一个人喝下糖水，产生囫囵吞下的错觉。
我是你的糖，你却是我的伤。
你让我无法自拔的心疼，然后连呼吸都变得的钝重。
告诉我，你在想我吗？

——丁甜

Part.3〈轮回半夏，祭奠从前〉..... 165

做到了承诺，可是阻止不了我依然想念你的决心。
我答应了你，学会怎样舍弃，怎样变得真心。
你知道么，我很痛苦的度日如年？
爱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爱情意味着忘记。
如果爱上你本来就是错误。
那么，我要不要因为当时你的那句话，一错再错下去？

——顾泽晟

Part.4 尾声：〈这一切，恍若泪空〉 201

很长时间之后我还在怀念我们的旧时光。
你依然存在于我的世界里，一直没有走远。
我相信你听得见我的声音，亦如我也看得见你。
触碰不到的，是薄如蝉翼的隔离，可是却让我异常的思念你。
一个人的结局，那些暗花赐予我们的救赎。
拉拉勾，我们会再见面的，对吗？

——叶子

后记：梦想着去往的岸边 206

评论：谁愿意放下半夏的思念 210

评论：中了半夏的毒药 212

评论：我用所有报答爱 215

楔子 < 泪空 >

我不忍心看你离去的背影，未带走所有人姗姗来迟的送别。

篆刻你如花般绽放的笑靥，写进深渊。

夏日未央时疯长的藤蔓，缠绕在身体左边时刻跳动的罅隙间。

倘若行云流水能告诉你我来日的誓言，说好了十指相扣不离不弃的诺言。

一刻暧昧不变。

到最后，我们之间，就像青鸟与天空白首不离的相劝。

不会有钴蓝灿烂的明天。

你知道么？

时光转瞬即逝。

你离开以后，我依旧记得寂城的那场雨，那场雪。

爱，宛若乳白色薄如蝉翼的隔离，横亘在你我之间。

浅淡的天幕里，充盈着我透明色的想念。

或许，擦肩而过的我们，才不会有悲伤的牵连。

Part.1

< 顺着夏迹，缠绕枯萎 >

午夜刚过，再次遇见那个无力回避的梦魇。

花与叶的低吟浅唱。

都说植物到最后必将自生自灭。

而我就算夏天来了，也不能开花。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在人生中演绎自己的精彩。

巨大而妖娆的花盘压在我身上，绽放春末夏初来临的温暖，还有一丝潮湿。何时，等我累到不堪重负，才会响起发出身体本能的苦涩呻吟。

也许，我必须明白的是，我永远只是花朵旁边陪衬的角色，依偎簇拥在五彩缤纷张扬的艳丽旁边。阴霾的天色里，大朵铅云的压制下，和它一起吸食同一寸泥土里的养料，并且不能盖过它的风头。

优胜劣汰，这是植物界最残忍的法则，但必须遵循倚靠着这样的残忍。因为得不到阳光就意味着一辈子的黑暗，凋谢，枯萎，糜烂。

叶子，叶子。

我听见有人在叫我。请问，是不是远方的你，叫得这么亲切？

只是很想知道，这么多年我究竟是在为谁徒劳？

但这个谜底，要靠无尽的永远才能揭开。

那么，请带我走。

——叶子

Chapter.1

那些多余的感情不叫幸福

很多时候，我游离在幸福与不幸的边缘。你可以试着隐身在我的身边，亲眼替我作证温暖和残忍。

[1]

钴蓝色的天空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原本淡蓝的天空，此时像是滴进了一点点深黑色的染料晕开一大片，加速感染周围的纯蓝。一瞬间，铅云成堆飘来，低沉地浮在天幕上。压抑得让人觉得，再向下压低一尺，就会忍受不了这种笨重的笼罩。

直逼人心脏的钝重感随之降临。

天空轰鸣，闪电划过，像是一道光刀停驻进心脏的错觉。

我疯跑似的穿越横亘在城市里的道路，像是细胞越过粗细不一的血管那样，朝着心脏的方向迅速流去。

于是，满头的长发在吸满了雨水的情况下变得有些累赘。

脚步也逐渐加重了，我变得很累。

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雨水全都流尽了，那样的天空是不是会空旷了？

重重地喘着气，我便停下来，像是接受雨水的洗礼那样，站在巷口淋雨。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顺着我脸颊的轮廓滑下来，流进脖子根的最

深处。

那条熟悉的有些蜿蜒曲折的小巷，在雨中总显得苍白无力。它已经很老了，至少在我出生之前的二三十年就已经赫然驻守在寂城的最西边。

目的地终于快到了，我却停了下来。

家。

这个字念出来多么的令我尴尬，后面那个“啊”的音节，要拖得很长，才能念出来好听。

于是每当说起这个字的时候，心里总是会莫名地冒出一些难以言表的感觉。是害怕？是担忧？还是心里隐隐作痛的心疼？

——是的，我时刻为我如花似玉的小脸蛋害怕着。

哪怕全身痛彻不堪，伤痕累累，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同样，我为我明天还会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担忧着。

我怕我漫长的黑夜过去，就一觉睡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谁说不然，这其实很有可能。

——然后，我为我这有些憋屈的十六年隐隐的心疼着。

某种安定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说，叶子，你要好好地爱自己。

我也要尽全力保护着我那张白嫩如水的脸蛋，这是我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似乎，除了它，我拥有的一切也只是虚无渺茫。

叶霍华有时候急了，会直接出言不逊地骂我，你丫的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卖身吧，你这张脸蛋也还凑合，可以啊！

这个带有超强玷污色彩的词汇，怎么是一个当父亲的人轻易就说出口的呢？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我家，这些带有利剑一样伤人的口头脏话，随处可听。

它们可恶到没有人愿意提供住处，于是就像是没有地方可以隐藏的可怜小丑，失魂落魄地暴露在阳光的炙烤之下，无处可逃的窘迫。

四五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语言充斥在耳边，生怕填不满我有些动荡的生活。

但是，我不想，就这样注定一辈子当一个坏孩子。

接受莫名的，那些，语言的奚落。

我也许天生命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很多时候，我都这样骂自己，听多了也就习惯了。

充斥在耳边的异样喧哗和嘈杂，自己就像是被涨了水之后逐渐变成的冰冷河流，吞没了。身体在刺骨的冰凉中渐渐失去了知觉，被吊着的傀儡木偶也被圈禁得不再离开绳索，乖乖地被驯服了。

一股无形的力量牵扯着我想要回家避雨的冲动，站在巷子口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我要看的是哪里，方向以及目标，我都不知道。我只看见了雨点有些肆虐地打下来，滴在脸上也只是顷刻的冰凉触感。

不久，便麻木了吧。

路上的行人打着雨伞，稀稀疏疏的样子显得十分冷清。仰望天空，头顶上的铅云也始终不会飘走。

我有时候这样颓废并且无奈地想着，也许人生的那块厚厚的铅色，一辈子都不会离去。

那块不防水的手表，暴露在雨水的吞噬之下，也快离停滞不远了。有些苍老的表盘，锈迹斑驳的表带告诉我，它已经倔强地转动了三年。

时针和分针告诉我，已经傍晚五点。

是一分一秒时刻不停地转动着吗？还是，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就和我一样想要拼命的逃窜？

但是，真正和我相类似的是，它顽强地转动了三年；而我倔强地活着度过了，我的整个青春。

或许的或许，我的青春，还从未来过。

[2]

有个人轻轻地拍了我的后背。警觉带来的强烈害怕随着雨水一起淹没了我的全身，像是触电般，我吓得跳了起来。

猛地一回头，我看见了齐涵。

果然是他，我的第六感敏感到让我自己都觉得害怕的境界。心里像是养了一只八爪鱼，长而细的触手蠢蠢欲动，愉快地飞舞着朝着目标靠近。闻到完全正确的气味，穿越狭窄的水管，沾上管壁上厚厚的污渍，朝着目标靠近。吸附上去，最后把猎物弄死在自己怀里。

真的是很血腥，很冷血的杀手。夺走了猎物的全部，而猎物这个傻傻的家伙却在不远处向八爪鱼兴高采烈地挥着手，大声喊道“我在这里，你抱住我吧”。

其实，我和齐涵，或许也是这种关系。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牵连，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生。

“叶子。”他唤我，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露出了穿在里边的淡薄汗衫，“你怎么不回家？快披上别着凉了。”

雨中还夹杂着齐涵身上男子汉的味道，有种能够同化女生嗅觉的味道，扑朔迷离的混合着雨水像是被稀释了一般。

大概很多女生都会羡慕我能够闻到这样的味道，如果今天被某个有些八卦的女生看到了，再像病毒一样扩散传染开散播到许多其他女生的耳朵里，说不定我就完蛋了。

别小看这种情敌关系，其实作用发挥到极致，甚至会要了小命。

话说回来，我甚至没有一丁点儿的喜欢过他，那个有些痴情呆滞的齐涵。他一直是绝大多数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却惨遭八爪鱼这样的玩弄。

或许是有报应的，上帝一定会给我报应，对不对？

“嗯？”我轻佻地笑了一下，“怎么，追我还不够累么？”

追我。换言之，两层含义。聪明的齐涵此时并不理解我的第二层意思，

那条对他打击挺重的意义。

“是有点儿累，跑了这么远。”他说，“小小地奖励一下好不好。”

“什么？”我问，坦然说我是真的不知道，这小子今天要什么把戏。

“嗯。”他停顿了一下之后，就猛地朝我的脸上亲来，重重的甚至带有一些霸道的痛感。我在雨中呆滞得无力挣扎，他的唇瓣渐次向旁边移动，在我的嘴角边停驻。那种调情，像是在等待我的主动，他就会发起更大的攻势。类似于原子弹爆炸的强大威力，足够让恋爱中的男生女生们享受那种有毁灭性的同时却又让他们动情的神奇力量，宛若丘比特的魔咒。

齐涵这小孩学习的真够快，跟着我一下子就学会了怎么调戏女生的触觉。

只可惜，这种诱惑今天对我毫无作用。

我还是支撑起瘫软在他怀里的身子，有些使劲儿地推开他，冷冷地对他说：“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五个字，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若血殷红的液体包裹着匕首刺向心脏的一圈。心脏还在倔强地跳动着，发出“怦怦”的令人震撼的声响。

“为什么？”他有些无辜地问。

“齐涵，你不是我真正想要找的人。”我一狠心，就随便找了个能够搪塞他的理由，“其实你很优秀，喜欢你的女生一大堆，今天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就算了吧。”

“能让我再吻吻你么？”他问，宛若那种可怜巴巴有些像乞讨有些像恳求的语气。

然而我说：“真心的吻，只给真正爱着的人。”

这话有些尖利，或许会刺伤齐涵那颗小小的、对爱情执著向往的心。

我脱下他披在我身上更显沉重的外套，甩在他的怀里。我带给他的这种顿时的重量，会让他狠狠地忍气吞声着。

可是，齐涵，如果有下次，请你一定要原谅我。

如果真的有下次我就再告诉你吧。

我很不忍心地把您当作了赢过宁俐雯的戏码，一颗必胜的棋子。既然眼下毕业到期了，竞争作废了，那么我们再见吧。

伤害你并非我的本意，只是，我迫不得已。

我和你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个原点放出的两条射线，没有所谓相交的终点。我和你越来越远，直至离别的今天，一切都结束了。

出于坏孩子的虚荣心作祟。

[3]

寂城的雨季来了。

潮湿的来临，意味着屋顶的雨水将透过缝隙蔓延进家中，原本清新的雨水气味，沾上了墙壁上厚重的灰尘而变得异常。

每年的六月，我放暑假的这一天。总是以打湿我身上所有的物品，暂告一学期的终结。

我倒是越来越盼望这样的日子赶快来临了，中考结束，我为此等了十六年。我坏坏地想着：下次成绩出来的时候，叶霍华会不会气得背过气去。

我拐进了小巷，朝那个令我有些心惊胆战的目的地走去，刚走出几步就听到后面齐涵响亮的声音：“叶子，你记住，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没有人比他更爱我。真的是这样么？

这话真够绝的，很霸道的味道。

也许吧。但我们都是小孩子，怎有资格说爱？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真心喜欢过任何人。

[4]

我听见从后面快步跟上来的脚步声，一定是齐涵。

他一个顺势抱住我，然后有些狼狈地亲吻着我的脸庞，渐次下移到脖

颈，凶猛地掠过嘴唇。像是狠狠地咬下去，一下子麻木到失去了直觉。我一直紧闭牙关，不让他暴戾的舌头进入我的口中进行更强烈的掠夺。我的姿势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呆滞，僵持着。

嘴唇咸咸的，我尝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黏稠的。不久，就是有些火辣的刺痛感袭来。

我被他吻出了血，我想他一定是足够用尽力气。

于是我不得不大叫：“你放开！”

哦，天哪，这小孩为了我近乎疯狂。

他无动于衷，继续着这样没有礼貌可言的挑衅。我一气之下，重重地推开他，给了他一个巴掌。

“啪——”的声音在雨中余音缭绕，很带劲的听力震撼和冲击。

他捂着脸，那块被我扇了巴掌的地方露出用手掩盖不住的红肿，清晰可见明了。久久地，他吐出了一句话：“为你扇巴掌，我心甘情愿。”

于是，我不能再让他执迷不悟。我加速了我的脚步，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

只是想让你明白，那些多余的感情，或许不叫感情的物质，多余的不叫幸福，只能叫暧昧。

齐涵，允许我叫你一声，孩子。

那么，孩子，我们再见吧！

Chapter.2

就当逃避是我追逐的温暖

亲眼目睹，能发现我总是在逃避。寻找能掩护我的角落，心满意足地等待上一辈子。

[1]

斑驳的墙壁，冷清的小巷。

雨水冲刷过的地方，就连孩子们在墙上的粉笔画也无情地变成了一滩有颜色的水迹。过几天，蒸发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连一个念想都没有的剥夺，让我淡淡地笑了。

抬头看见的天空，昏暗的灰色，挤在两排房屋组成狭小的一线间。

推开家门的时候，我很确定齐涵已经消失在了我能够看见的地方。我拿出口袋里的钥匙，拧开了吱嘎作响的木门。逼仄的房屋又一次完整地呈现在我的视线里，那不堪凌乱的样子。

我慢慢地经过了院子，走进了家门。

“你还知道回来？”叶霍华用食指指着我，手握成一个拳头，用那种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能回来么？”我根本不理会他这样的眼神，就算是眼珠子瞪出来了我也丝毫不在乎，“这个家有我一份。”

我擅长于这样和他的顶撞，等他没了下文，我就会有强烈的自豪感。